

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 六 期

(总三十二期)

目 录

梁山县选举趣闻二则：

一字引起的搁线参议会 蒋 又 生

梁山县国大代表选举点滴... 田 光 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

梁山县选举趣闻二则

一字引起搁浅的参议会

蒋 又 生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梁山县召开县参议会成立大会，投票选举正副议长。自从十二月二日，梁山县参议员选举揭晓后，梁山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廷侠和梁山县三青团干事长石廷宣就拉开了争夺参议长职位的序幕。

丁廷侠是梁山县省派支持的候选人，石廷宣是京派支持的候选人，当时双方势均力敌，都各策划于密室，活动于社会，但谁也没有把握稳操胜算。而形式上丁、石二人还订了口头“君子协定”：谁票多任参议长，谁票少任副参议长。也不再进行副参议长选举。孰知便让图谋副参议长职务的省派曾学诗，从中暗使机关，在会场上来个临时动议，正副参议长同票选举。即可瞒过京派，也可达到省派独揽参议会的效果，因而得到一致赞同。

选举参议长那天，全县四十九名参议员，齐集县城县临时参议会会址。原国民党县党部（现政协会址）进行表面平静而暗地激烈斗争的选举。

按历次参议长和副参议长的选举程序是分票选举，先选参议长、后选副参议长，但也可以同票选举参议长和副参议长。因此，开选前，省派曾学诗便临时动议：“为了节约时间，正副议长同票选举”。

京派认为既有君子协定，分票选举与同票选举，没有原则的差异，未加深思熟虑便同意了，省派感到“机关”得售，更暗喜心中。

选举结果，开柜唱票：参议长选举丁廷侠得二十五票，石廷宣得二十四票，丁廷侠当选议长；副参议长开柜唱票，曾学诗得二十五票以多数当选为副议长。这时京派才恍然大悟，上了同票选举的当，但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京派也立即使出杀手锏，石廷宣随即提出“审查选票是否有废票的要求，当然得到大会承认，立即当众验票。因为京派事先注意到廷字的规范写法：从壬从彡，”也估计到省派会忽视这一点，便当成秘密武器使用，在选举前就统一了写法。正当丁廷侠庆幸大获全胜之时，忽然有人大声叫道：“丁廷侠有两票廷字写错了，作废无效”。原来有两票把廷字中的“壬”写成了“丰”。省派遭此突然袭击，一时也被怔着无言以对，还是曾学诗答辩道：“廷字俗写是这个写法应有效”。一时间“有效”，“无效”的争吵声淹没了整个会场，虽然各位参议员仍然是衣冠楚楚，可是就不那么文明了。这一届选举参议长，就因这一字之误而搁浅。事后双方都你控我诉，我诉你辩，历时三年有余，听说国民政府内政部曾批复维持原选，丁、曾当选有效。而京派拒绝出席。这届参议会因此而拖过去了。

这段趣闻、笔者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在我舅父肖作宾家、曾学诗向肖（他的叔丈人）闲谈时听道的。当时感到有趣，故记忆犹新，

记录于此。

梁平县“国大代表”选举点滴

田 光 国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蒋介石为了当总统，结束了所谓“训政”，提前实施“宪政”。在全国进行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用以组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规定每县国大代表名额一名，采取全民选举的方式。因此引起了全国性的选举闹剧，梁山县也演出其中的一幕。

国大选举时梁山社会势力结合。梁山县的社会势力，不是以职业性的士农工商学所显示，而是以党、团、袍哥、青帮为代表。党，是以国民党为外衣，继承原有地方保守势力为主体，纠合成都留学派组成，称省派；团，是以国民党三青团为名，继承新兴势力原有北京留学派为主体，称京派。袍哥，旧称“海皮”，汉留、哥老会等，囊括京、省二派百分之九十的人，然组织各异，分设堂、社，各立门户；青帮是一九四六年左右，新由外地传入的。这四大帮团，平时各行其事，如遇涉及本身利益时，则自动组合，国大选举即是一例：

谢鼎铭，是党方支持的竞选人，他历任地方团练局长、财政科长等要职凡数十年，家资巨富，早为省派实力人物，土生土长梁山城，加上深谙世故，擅长交际，是袍哥义字社大爷，又与智社大、二、三、五等执事人交往甚密切，因而在竞选中华、智两社结成同

盟。

孟浩然，出生石桥铺，紧邻大竹、达县，曾任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副军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排斥下野回乡，关系网遍布川东北，交谊广，财资雄厚。故被团方选中作为国大代表候人。他是礼字社袍哥，礼字社当然支持，而团方人士又属官绅的仁字社，故仁、礼两社又结成联盟。

蒋彬，东路（福祿人），知名者少，只在东路一带以亲族友好中活动，钱财人缘都不及谢、孟，而参加竞选，明知无把握，不过为了争得曾竞选过“国大”的虚名而已。

王旭夫，从竞选国大来说，可算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是黄埔六期生，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室少将副主任，是中央嫡系实力派。他在梁山县人中可能比蒋彬认识的人还少，他仅有一个弟弟王世化，担任职中校长，也不孚众望，而且是在临选前才由国民党县党部转发中央党部训令批准推荐竞选。从地方势力看，他算最薄弱的一个人，既不宣传，也不送礼，动如蜻蜓点水，静而稳坐钓鱼台。

至于青帮，因时间短，人数不多，县内尚无统一组织，故以私人交情而自行结合，无明显倾向。

竞选活动情况：走访宣传是形式。孟、谢两方都在梁山县城设竞选机构。孟设在仁字社同丰，谢设义字社春在堂，区有联络人，乡有负责人，可谓帮闲云集，极尽竞选之能事。

孟浩然因在家乡时少，临选前，曾偕波淡河钟河清（国民党团长、义字社大爷）及有关人士专程走访大西路、小雨路一带。谢鼎铭势力早布乡间，只坐镇梁城，各乡由其代理人襄办。蒋彬只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经营，无法向外伸手，据说他也是得到国民党支持的。王旭夫只向全县发出了他的一封竞选信，便稳坐钓鱼台。

金钱作动力，酒席为手段。临选前“乡坝老”吃香了，只要在城里碰上孟、谢一万的熟人，便会被邀请，甚至是强拉去吃上一顿油水，敬若贵宾。

开选时，有的乡更是肉山酒海，两派都在馆子里准备了席桌，只要本派投票的统统都坐席。胜过祝寿做酒，全县基本如此，都是以“金钱作动力，酒席为手段。但其中也有一支小插曲：就是当时的又峰乡，他们并未办酒席，利用了孟浩然给的伍千元旧法币的招待费，在郑豫江、田光国、徐时牧、毕正楷等商同下，选在下场口火烧坝，修建起五间厂棚杂粮市，解决市民买卖杂粮拥挤和露天交易的困难，至今房屋还在，只是改作民房了。

选票结果、以孟浩然得票最多，谢鼎铭居二，蒋彬第三，王旭夫最少。可是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出席的代表，却是得票最少的王旭夫。因此梁山人根据参加四大选举的四人姓氏，编出了谐音而寓意幽默的俚语：“假少（孟浩然）、道谢（谢鼎铭）、讲（蒋彬）不成，出席代表王国钧”。王国钧是当时中心酒楼老板，

包席最多。戏以“出席”国大为出包酒席。浅意是国大代表的受益者，是王国钧。深意是借“王国钧”谐音为“亡国军”。意指出席国大代表的是“亡国军”，因王旭夫是蒋的嫡系军人。这也算是蒋介石选举总统的“民意”测验吧！

接着在大竹专区的七县范围内，又选举立法委员，参加竞选的有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儿子邓华明，大竹曾子玉、开江颜德基、梁山陈南浦，不言而喻，当选是邓公子华明了。